

ZHONG GUO

DONG BEI DI QU GONG YE HUA

YU RI BEN DE ZHI JIE TOU ZI

HE JI SHU ZHUAN RANG

中 国
东北地区工业化
与日本的直接投资
和技术转让

辽宁省对外经济贸易信息咨询中心编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528C82

中国东北地区工业化与

日本的直接投资和技术转让

辽宁省对外经济 编
贸易信息咨询中心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中国东北地区工业化与
日本的直接投资和技术转让**

辽宁省对外经济贸易信息咨询中心 编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大连黑石礁）

大连印刷工业总厂 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9 1/8 字数：195 000

1988年8月第1版 1988年8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王玉哲 责任校对：萧歌

印数：1—3 000

ISBN 7-81005-134-2/F·101 定价：3.00元

前　　言

为了积极贯彻执行中央对外开放政策，扩大辽宁省的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开展对外经济贸易，经省政府批准，辽宁省对外经济贸易信息咨询中心于1986年9月与日本经济研究中心、日本综合研究开发机构，共同达成了备忘录协议。经双方三次访问考察，就中国东北地区的工业化和由日本直接投资、技术转让问题进行了共同研究。

该项研究工作自1986年9月开始，到1987年8月最终结束，历时一年。日本方面由日本经济研究中心、日本综合研究开发机构、日本成蹊大学、日本经济新闻社、日本一桥大学、日本静岗县立大学、日中经济协会、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日本进出口银行等单位的十余名经济、政治研究和金融实业、经济贸易方面的教授、学者、专家同我方辽宁省人民政府经济研究中心、大连市开发区发展局、辽宁省对外经济贸易信息咨询中心、吉林大学日本研究所等有关方面的教授、专家、实际工作者等共同进行了实地调查研究，并写出了14篇论文。这些论文就如何扩大中国和日本之间的经济技术合作、扩大对日本出口、改善投资环境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并阐明了各自的观点，其中也涉及到一些全局性的看法，这对相互

进一步了解和交流是有益的。

根据双方的协议，将双方的论文编辑成书，分别用中文和日文出版，以扩大双方对各自观点的相互理解，扩大对投资、合作政策、投资环境等各种条件的了解。

我们希望这本论文集能对有关方面和人士进一步了解双方的观点起到参考作用，对扩大中国辽宁省以及东北地区和日本之间的经济技术合作，扩大中日贸易起到有益的作用。

辽宁省对外经济贸易信息咨询中心

季文孝

1987年11月

目 录

前 言

东北亚的国际关系	张贤淳	(1)
试论东北地区工业化及对外经济开放	余易雕	(19)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关于		
直接投资和技术转让的对立	米军	(42)
关于解决中日贸易不平衡问题的探讨	高明超	(63)
深入改革中的中国国营工业企业	孙世堂	(78)
中日经济技术合作存在的问题及其估价	孙忠正	(105)
大连在东北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及其吸引外资的优惠政策	刘继华	(121)
东北亚的国际环境与中国东北地区	毛里和子	(138)
大连、东北地区的经济概况	庄田安丰	(150)
世界的直接投资和技术转让问题		
与日中之间及中国东北地区关系	关口末夫	(172)
日本对东亚、东南亚的直接		
投资与技术转让	杜兰万冬	(194)
日本的企业、政府关系和海外投资	糠泽和夫	(219)
战后日本的技术引进及政府的作用	木下俊彦	(236)
对中国的合营企业投资和技术转让		
——由扩大而引出的结论	横田高明	(256)
编后话		(286)

东北亚的国际关系

张贤淳

国际形势和东北亚的国际关系，总的说来，正朝着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的方向发展。这对我国的四化建设和中日经济技术交流的进一步发展是十分有利的。

一、国际形势

研究东北亚的国际关系，必须从分析和认识世界形势的发展入手。

目前国际形势错综复杂，变幻莫测，局势还很不稳定。美苏两国的斗争，已从过去把重点放在争夺军事优势、军事基地和势力范围等方面，而转向今天的把重点放在整个经济、科技、军事、政治等综合性的实力的较量上面。尽管如此，保卫和平制止战争的力量仍日益壮大。制约战争的力量首先是第三世界，其次是不希望爆发战争的发达国家。

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同超级大国结盟，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各国建立和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反对和遏制霸权主义，为维护世界和平发挥了重要作用。近几年来我国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又得到进一步的巩

固和发展。我国为维护世界和平、实现裁军、推动合作、促进发展做了不懈的努力。为了维护世界和平，我们不仅加强了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合作，而且还要联合强大的欧洲（包括东欧和西欧），欧洲国家受够了两次大战的苦，他们希望和平。我国积极推动裁军的进程，为实现真正的裁军而努力，到目前已完成了一百万军队的裁军任务。我们也希望美苏两国认真地进行裁军谈判，尽快达成有助于缓和紧张局势，而不损害其他国家利益的裁军协议。我们主张在核裁军的同时还要进行常规裁军，同时还必须解决地区“热点”问题，制止侵略扩张。

我国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国与国之间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我国根据“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基本国策，已通过和平谈判和友好协商，解决了历史上长期遗留下来的香港和澳门问题。1984年12月19日，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1987年4月13日，又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葡萄牙共和国政府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从而圆满解决了中国恢复对香港和澳门行使主权的问题，并且也为香港和澳门的长期繁荣和稳定提供了坚实的基础。香港、澳门问题的圆满解决，为中英两国和中葡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在新的基础上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香港、澳门问题的解决，标志着中国人民朝着在本世纪内实现祖国统一大业伟大目标迈出的重要步骤，它充分显示了按照“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实现祖国统一大业的指导思想所具有的强大生命力。

香港、澳门问题的解决，对解决台湾问题是个推动。我

们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将按解决香港、澳门问题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对解决台湾问题的条件可以更宽一些，台湾可以拥有自己的军队。我们解决台湾问题，坚持和平方式，我们有耐心，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承诺不用非和平方式。

我国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国与国之间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不仅得到了全体中国人民和英国、葡萄牙人民的普遍支持，也得到了世界许多国家的广泛赞扬和欢迎。

实践证明，只要全世界人民加强团结，善于利用国际形势发展中的各种机会，坚决地进行维护和平的斗争，就可以制止新的世界大战的爆发，争取世界和平是完全有可能做到的。

二、中朝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是唇齿相依的亲密邻邦。中朝两国人民，无论在过去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捍卫民族独立的斗争中，还是在当前建设社会主义、争取国家和平统一的事业中，一直互相关心、互相支持、互相帮助，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中朝两国人民肩负着共同的任务，为捍卫社会主义的胜利成果，发展社会主义事业，防止战争，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紧密团结，共同斗争。中朝两国领导人，经常进行友好访问，举行会谈，就两国友好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朝鲜半岛的局势如何，对亚洲，特别是对东北亚形势的影响有着密切的关系。要使朝鲜半岛获得稳定的和平，根本途径就是实现朝鲜自主和平统一。为了缓和与稳定朝鲜半岛的局势，实现朝鲜的自主和平统一，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

国（下称共和国）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并提出了许多重要的主张和建议。

早在50年代，共和国便提出了尽早结束民族分裂的决定。1972年，它又提出了“自主、民族大团结、和平统一”实现朝鲜统一的三大原则。1980年10月，朝鲜劳动党主席金日成提出了建立高丽民主联邦共和国的方案。1984年1月，朝鲜中央人民委员会和最高人民会议常设会议，又提出了举行朝鲜北方、南方和美国三方会谈的倡议。1986年12月，金日成主席又提出了举行北南高级政治军事会谈的新建议。此外共和国又提出了北南之间进行广泛对话的各种方案，还主张把朝鲜半岛变成无核、和平区。并且，他还号召朝鲜北南和海外同胞要超越思想、制度、党派、政见的差别，在祖国统一的旗帜下，紧密地团结起来，为实现朝鲜的统一而奋斗。我们认为，这些主张和建议，是非常合情合理的，为解决朝鲜问题指出了正确的方向和切实的途径。

在共和国的带动下，经过北南双方的努力，朝鲜北南双方的对话和接触取得了一定成果，朝鲜半岛的局势有所缓和。例如1985年7月举行了国会会谈第一次预备会，双方就举行国会会谈、代表团组成，会谈途点等问题达成了协议。1985年9月，朝鲜北南红十字会艺术团和故乡访问团分别访问了汉城和平壤。此外，在经济方面，北南双方经过四次会谈取得了一定进展，双方原则同意成立以副总理级为委员长的北南经济合作联合委员会。

但是，美国仍然在推行“两个朝鲜”的政策，企图把朝鲜的分裂状态固定下来，把南朝鲜永远变为他们的殖民地和核前哨基地。美国在南朝鲜继续驻扎大批军队，并不断同南

朝鲜军队举行大规模的联合军事演习。美国的破坏，使北南双方的对话和接触受到阻碍，目前又出现了僵局。这种情况的存在，不仅阻挠了朝鲜的自主和平统一，而且对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也造成了严重的威胁。美国应当把它的全部军队撤出南朝鲜，朝鲜问题应该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条件下，由朝鲜北南双方自己协商和平解决。

“美国方面和南朝鲜当局如果真正希望缓和半岛局势，就应该认真对待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建议，采取切实步骤消除人为障碍，使北南对话尽快恢复，三方会谈早日实现。我们相信，经过全体朝鲜人民不屈不挠的斗争，三千里美好江山必将结束分裂的历史，半岛6千万人民希望祖国统一和民族团聚的宿愿一定会实现。”

三、中苏关系

自60年代初开始紧张化了的中苏关系，近年来，由于中苏双方的共同努力，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

中国希望同苏联建立友好睦邻关系，愿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的关系。苏联也希望改善苏中关系，愿意扩大同中国的贸易和经济技术合作。

在这种共同愿望的基础上，从1982年开始，重新召开了中苏两国政府的特使级磋商，到1987年4月共进行了10轮磋商。双方就中苏关系的正常化交换了意见，并表示愿意进一步改善和发展两国在政治、经济、科学、文化和其他领域的关系，同时还讨论了互相关心的问题。

近年来，中苏两国的经济贸易关系有了较大的发展。1983年，两国恢复了苏联远东地区与中国黑龙江和内蒙古自

治区之间的边境贸易。其贸易额从1983年的630万卢布增加到1985年的2,420万卢布，在三年内几乎增长了3倍。1986年1月，中苏两国还确定着手恢复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与苏联哈萨克、吉尔吉斯、塔吉克、土库曼、乌兹别克共和国以及阿尔泰边疆区、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和克麦罗沃州之间的边境贸易。1985年7月，中苏两国签订了1986～1990年交换货物和付款协定，为两国贸易关系长期稳定地发展奠定了基础。1986年3月，在北京举行了中苏经济、贸易、技术合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1987年5月，在莫斯科举行了第二次会议。在会议上，双方就扩大两国经济、贸易和科学技术合作等问题交换了意见。1986年12月，两国相互在对方首都举办了大型经济贸易和工业贸易展览会。1986年10月，中苏双方在莫斯科召开了经济、贸易和科技合作委员会科技合作常设分委员会第一届工作例会，双方签署了关于科学技术协定。1985年4月，中国教育部同苏联高等和中等专业教育部签订了关于1985～1986年度合作议定书。

1987年2月，在莫斯科召开了时隔9年的中苏边界谈判，双方商定讨论中苏边界全线走向，并从边界东段开始。这次谈判是在认真、坦率的气氛中进行的，它虽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但为中苏两国关系的改善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下一次边界谈判，于1987年8月在北京举行。

1986年3月，在哈尔滨市举行了中苏国境河流航行联合委员会第28次例会。双方对中苏国境河流黑龙江、乌苏里江和额尔古纳河的航道和航行安全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并就绝大部分问题达成了协议，两国代表签署了会议纪要。经双方协商第29次例会在苏联举行。

上述中苏关系的一定程度的改善，特别是经济贸易关系的较大发展，有助于两国人民之间相互了解和友谊以及进一步改善两国关系。

但是，中苏关系没有得到根本改善，特别是政治关系没有实质性的进展，关系没有正常化。其主要原因在于中苏两国关系存在的障碍没有得到消除。中苏之间要实现关系正常化，政治关系要发展，必须要消除三大障碍（即苏布署包括蒙古在内的中苏边境的苏联兵力，驻扎在阿富汗的苏联军队，越南干涉柬埔寨），而消除三大障碍的关键在于苏联。

1986年7月，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在海参威的讲话中，曾就改善中苏关系讲了一些话。我们对他愿意改善中苏关系的讲话表示欢迎。但是，他在讲话中所阐述的一些问题，离消除三大障碍距离尚远，特别是回避了越南从柬埔寨撤军问题。因为越南从柬撤军，公正合理地解决柬埔寨问题是中苏之间这个‘热点’上，采取实际行动，使中苏政治关系得到真正的改善。”

四、中蒙关系

因为中苏关系紧张而紧张起来的中蒙关系，在打倒“四人帮”之后，稍有改善。但是，1983年春，在乌兰巴托又发生了驱赶华侨事件，从而使两国关系再度紧张起来。

近年来，通过中蒙两国的共同努力，中蒙关系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1984年9月，中国二连浩特市长邀请蒙古扎门乌德市长参加该市国庆35周年活动，对方应邀前来6人参

加。1985年1月，二连浩特市长应邀回访了扎门乌德。这一年初，中蒙两国签订了贸易协定，双方正式恢复了边境贸易。“五一”国际劳动节，蒙古方面又派遣工会代表团访问二连浩特。从此之后，居住在边境两边的蒙古族同胞，在20年后首次恢复了探亲活动。

1986年4月，在北京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1986年至1990年长期贸易协定》，这是中蒙两国政府间的一个长期贸易协定，它将促进中蒙两国贸易的进一步发展。1986年10月，中蒙两国经过协商，达成协议，决定1987年双方边境贸易额将达244万瑞士法郎，比1986年增加近三倍。

1986年4月，在北京草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领事条约》。为了适应旅游事业的发展，1986年6月，蒙古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局，恢复了中断19年之久的从乌兰巴托至北京的航班飞行。

1987年5月31日至6月6日，中蒙边界制度和处理边界问题条约的第二轮谈判在乌兰巴托举行，经过友好谈判草签了中国政府和蒙古政府关于中蒙边界制度和处理边境问题的条约。

中蒙关系的改善，不仅有利于维护亚洲与世界和平，而且促进两国政治经济关系的发展。中蒙关系的改善，有助于发挥二连浩特这个地方“窗口”的作用，加强同苏联、东欧各国的联系。因此，中国希望同蒙古关系正常化。

五、日苏关系

1951年，日本同美国签订了安全保障条约并结盟，因而在美苏冷战对峙中，日本站在美国一边，被纳入美国军事体

制，日苏关系处于敌对状态。

但是，1956年日苏签订了“日苏联合宣言”，从而恢复了邦交。从60年代起，日苏关系虽然发生了一些变化，开展了一些经济文化交流，但是由于存在北方领土、军事威胁和渔业纠纷等问题，致使两国关系长期处于僵冷状态。

日本上届首相中曾根主持政府工作时期，谋求“打开日苏关系”。1984年11月，中曾根利用出席英·甘地葬礼的机会在新德里主动会见了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吉洪诺夫。1985年3月，他又借出席契尔年科葬礼之机，又在莫斯科会见了戈尔巴乔夫，表示了改善日苏关系的愿望。

戈尔巴乔夫出任苏共总书记后，亲自出马做日本的工作。1985年4月，他派苏日友好协会会长兼海运部长等人访日。同年9月，利用苏联文化部长访日之机，他给中曾根写了亲笔信，信中说要以“朝前看”的姿态“寻找共同语言”，全面发展双边关系，争取在各个领域内同日本签订条约或协定，并在“关系亚洲各国人民命运的问题上积极合作”。

在这种情况下，1986年1月，苏联外交部长谢瓦尔德纳泽访问了日本，这是1976年葛罗米柯访日以来，时隔10年之后的访日。在访问期间，签署了日苏外长经过4轮谈判达成的租税条约和1986～1990年贸易与支付协定，并达成了其他一些协议，最后发表了联合声明。确定今后继续进行两国外长定期协商和副外长级的事务性磋商，提高经济贸易磋商的级别，恢复科技合作委员会的活动等。

根据这一联合声明，1986年5月，日本外相安倍抵莫斯科，进行了日苏外长定期磋商，商定了1987年在东京进行下次磋商，就缔结日苏和约问题继续会谈，并且草签了两国文化

交流协定。1986年3月，在莫斯科再次举行了中断四次的日苏渔业谈判，5月在东京达成了关于在西北太平洋捕捞鲑鱼和鳟鱼的数量的渔业协议。1985年11月，苏联渔业部长加明契夫访日，作为日本农业相加藤1987年6月访苏的回访。1987年5月，应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的邀请，日苏友好国会议员联合代表团访问苏联。该代表团由樱内团长为首的自民、社会、公民和共产各党的10名团员组成，同戈尔巴乔夫等苏联领导人就日苏间的政治经济关系和国际形势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近年来，根据日苏双方经济上的需要，经济合作关系有所发展。1986年4月，在莫斯科举行了第10次日苏经济联合委员会会议。日方参加的有以河合良一团长为首、经济界领袖人物为中心，包括政府有关人员248人组成的代表团。他们是携带中曾根首相的亲笔信和苏联政府首脑会谈的。会议通过了“积极推进经济合作”的联合公报。同时，9家日本大贸易公司总经理或董事长访问了苏联。从1986年开始实行的日苏经济合作合同规定，在10年内苏联向日本出口11,120万立方米木屑和纸浆。1987年6月在东京进行了日苏贸易和经济磋商。1987年，日本企业准备在苏联设立海产品加工和木材工业的合资企业，神户制钢和三井造船等公司同苏联进行了总金额为12亿美元的在苏建设化学成套设备的洽谈。1987年将在东京进行日苏第七次副部长级事务性磋商。

经过日苏双方的共同努力，虽然在政治关系上出现了一些松动，经济关系有所发展，但是在今后一个时期内，日苏关系不可能得到实质性的改善。

在日苏政治关系上，依然存在领土、军事威胁和渔业等

问题，且短时期内也难以解决。日本坚决要求苏联归还北方四岛，但是苏联在北方领土问题上不会作出让步，并企图绕过领土问题打开日苏关系新局面。苏联在远东地区增强军事力量，特别是在萨哈林和日本的北方领土上部署了核武器，这严重地威胁着日本的安全。日本坚决反对苏联的军事威胁，要求苏联拆除部署在远东地区的SS—20中程核导弹。在渔业问题上，由于苏联侵占了日本北方四岛，把它及其附近海域划入苏联领海，不准日本渔船驶入。而且，苏联不可能容许更多的日本渔船进入它的二百海里渔业经济水域捕鱼。这给日本渔业造成了严重的困难，使日苏在渔业问题上的矛盾日趋尖锐。

1987年1月，中曾根首相对1986年7月戈尔巴乔夫在海参威的讲演表示：“讲演中的全亚洲安全保障会议，存在不能同意的方面”，“与苏联之间存在着未解决的问题，坚持日美安全保障体制的日本是不能赞成这一构想的”。他以苏侵占北方领土等问题为理由，反驳了苏联的亚洲政策。

在日苏经济关系上，双方的经济合作难以出现大发展的局面。苏联企图通过“政经分离”来发展日苏经济合作。但是，日本则坚持“政经不可分”的原则，主张政治问题不解决很难进行经济技术合作。1987年1月，中曾根首相就日本改善对苏关系的基本方针时说，我们想“建立解决领土问题的缔结和平条约的长期安定的关系”，“苏联应该理解日本国民对北方领土问题的感情。这个问题如不前进一步，日苏之间的问题是不能解决的。”

我们认为，日苏关系的发展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缓慢地逐渐改善，可能处于不冷不热的状态。

